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二十六

薛祥　秦逵　趙翥　趙俊　唐鐸　沈溍

開濟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太祖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本寬厚盡改元季弊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時亂後比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畧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為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

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

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定內外封贈廕敘之典自浮山李信

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及撥用吏

員法自崑山余熂始倣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

設官分職編集為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法以為司

衛府縣首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

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銓政

大畧也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指殺修及詹同

吳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然亦無大建豎至十三年中書省
革部權乃專而銓衡爲尤要顧帝用法嚴熾以排宋訥誅善貶
澤拜尚書未數月罷惟信歷侍郎拜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滕
毅字仲弘大祖征吳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命與
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
欲觀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
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趙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
安慶知府入爲戶部侍郎進尚書改吏部帝嘉其典銓平嘗召

與四輔官入內殿坐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參政子毅永樂中官至工部侍郎瞿善字敬夫以貢舉歷官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賢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李仁唐縣人初仕陳友諒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薦代陶安知黃州府歷官侍郎進尚書坐事謫青州政最擢戶部侍郎

致仕吳琳黄岡人太祖下武昌以詹同薦召為國子助教經術逾于同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僉事復入為起居注命齎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六年自兵部尚書改吏部嘗與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中書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為之明年設六部改為戸部尚書

大亂之後人多廢業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備倉以防水旱思義首邦計以農桑積貯爲急凡所興設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能調陜西行省參政卒於官終洪武朝爲戶部尚書者四十餘人皆不久於職績用罕著惟茹太素楊靖滕德懋范敏費震之屬差有聲茹太素楊靖自有傳德懋字思勉吳人由中書省椽歷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

部爲人有才辯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以事免官卒范敏閿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户部郎中十三年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皆拜四輔官帝以條役不均命編造黃册敏議百一十户爲里丁多者十人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户爲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明年以不職罷費震鄱陽人洪武初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歲凶盜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

盜聞皆来歸令占宅自為保伍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為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出為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帝悅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

嘉納琬才敏有心計年二十七卒於官時人惜之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武昌用為
江西行省僉事歷大理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
惟元以一時行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詔禎與李善長
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丞周禎與馬書
成太祖稱善洪武元年設刑部以禎為尚書尋改治書
侍御史明年出為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
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冲敬有治行以勞卒官禎為文

祭之聞者感動一時郡邑良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廉州知府托音歸善知縣木寅楨皆列其政績以聞寅土司托音蒙古人也於是屬吏益勸三年九月名為御史中丞尋引疾致仕帝初即位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禎書為權輿云劉惟讓不詳何許人呉元年以才學舉洪武初歷官刑部尚書六年命詳定新律刪

繁損情輕重得宜帝親加裁定頒行焉後坐事免周湞字伯寧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終洪武世為刑部者亦幾四十人楊靖最著而端復初李質黎光劉敏亦有名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元末為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名致幕下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名為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曩為圖籍積弊盡刷稍遷至磨勘司令時官署新立案牘填委復初鉤稽無遺帝嘗廷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

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抗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誠僞立辨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出爲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集以治辨聞坐事台還卒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嘗募兵平德慶亂民旁郡多賴其保障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巴延子中順德

孫賁建安張智等皆禮之洪武元年從真降授中書斷
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强力執法五年擢刑部侍郎進
尚書治獄平恕遣振饑山東御製詩餞之尋出為浙江
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常入見便
殿訪時政質直言無隱拜靖江王右丞王罪廢質竟生
死黎光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廵蘇州請振水災全活
甚衆廵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刑
部侍郎執法不可阿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坐事聅所

劉敏肅寧人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嘗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俾妻織蓆鬻以奉母而後入治事性廉介或遺之瓷瓦器亦不受爲楚相府録事中書以没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省臣敗吏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賢之擢工部侍郎改刑部出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官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吏科庶吉士明年擢户部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

有不法者帝製大誥舉通政使察瑄左通政茹常工部
侍郎秦逵及靖以諷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
職以稱朕心其見稱如此二十三年進尚書明年五月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
靖換官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
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並殺人者死餘罪
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
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

官審決靖丞吉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撿其身得大珠屬僚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恱一善也不窮進狀獻二善也不奬門卒扗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三十六年兼太子賓客並給二禄已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餉師以白衣往安南相黎一元以陸運險艱欲不奉詔靖宣示反覆

開諭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至瓶海江别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悅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三十年七月坐為鄉人代改訴寃狀草為御史所劾帝怒遂賜死時年三十八時有麦漠字斗南原武人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歴任御史巡按陜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漠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

聞之嘉歎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左遷刑部侍郎改禮部後爲徽所劾降左僉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淏以徽在有後憂不敢去歲餘徽誅復擢右僉都御史尋致仕歸淏出言不撿居官屢躓然以廉直見知于帝故終得保全又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爲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

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為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義兵保鄉里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博囉布哈守揚州時羣雄四起安仁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耳王者之興

當自有別鎮南王為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
定集慶乃曰此誠是已率衆歸附太祖悅即命將其軍
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
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横
歛民名曰寨糧安仁寘于法進按察使徵為中書左司
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瑞州守禦千戶入為將作卿洪
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
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

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山東參政懇辭許之家居嘗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官民輸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洲倉厫置楊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為正二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勲舊二十年特授資善大夫其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徐州朱守仁者字元夫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盧州以

城来歸歷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進尚書奉命察山東官吏稱
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初守仁知
袁州撫安創殘民甚德之至是連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
十年進四川布政使治尚簡嚴以年老致仕坐事罰輸作特
宥之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為楚雄府遂命
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二十八年
討入朝郡人乘涕送之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
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

始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彦祥無為人從俞通海來歸渡江為水寨管軍鎮撫數從征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滎河賊驟至祥不為動好語諭散之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特授京畿都轉運使分司淮安濬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有勞者立奏授以官元都下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多方存恤山陽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黄琛捕治詿誤甚衆祥會鞫無驗者悉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勸為善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其再來或肖

像祀之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為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一為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

府惟庸誅復名為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州遂為瓊山人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天順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詔塞開封決河還仍改戶部成化初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以忤汪直免官其繼祥為工部尚書有名者有秦逵等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宜帝嘉其能擢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

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初議籍四方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為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議量地遠近為班次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為令常念逵勤勩詔有司復其家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改兵部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云有趙翥者永

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拜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制度趙俊者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郎進尚書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剥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年翥改署刑部尋致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逹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侍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為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

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為殿

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書

明年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十四年服闋起兵部

尚書明年初置諫院以為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

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

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為輔導宗社萬年福也

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

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為所眩則讒佞自遠未

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旣復擢為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為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二十六年起太子賓客進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壽以奏鄭國公常茂死事不實被名又不至帝怒命楊

文統大軍往討而命鐸招諭鐸至廉得茂實病死宗壽
亦伏罪來朝乃詔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即以鐸參
議軍事逾月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
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戸所鎮以官軍皆報
可鐸為人長者性慎寡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
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年其與人交不至變色絶亦
不出惡聲又曰都御史詹徽剛斷嫉惡胥吏不得肆其
貪誘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為人心不古有若

是耶後徽卒坐罪誅死而鐸恩遇不替二十年七月卒於京師年六十九賻贈甚厚命有司護其喪歸葬沈溍字尚賢錢塘人與鐸同官兵部以明敏稱帝嘗以勛臣子弟多骫法撰大誥二十二篇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已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時溍以試兵部侍郎掌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溍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

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横數扞文
法至是始戢滑力也帝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
滑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
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滑與工部尚書奏
逵換官賜誥奬諭尋復舊任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
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滑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煩多吏
易為奸終明之世頗為民患而軍衛亦日益耗減語詳
兵志潮州生陳質父在戍籍父没質被勾補請歸卒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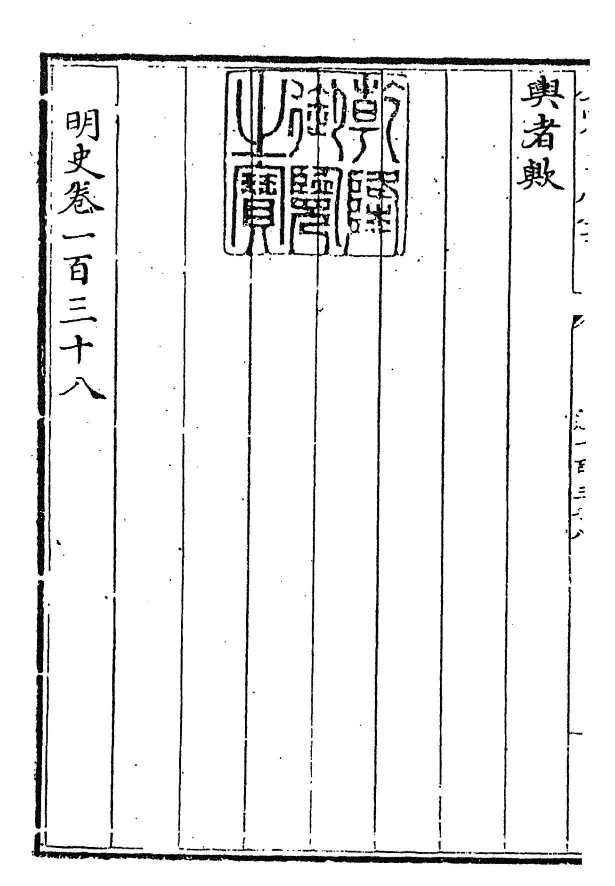
帝命除其籍滑以缺軍伍持不可帝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士難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元末為察罕特穆爾掌書記洪武
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為國子助教以疾罷歸
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吏治才召試刑部
尚書踰年實授濟以綜覈為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
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
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帝大以為能會都御史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書義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不及三科者為下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領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

議滋起然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偽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為常令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為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為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其年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

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為兩端奸狡莫測役㗺女為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哲衍等皆棄市

贊曰六部之制仿於周官所以佐王理邦國熙庶績任至重也明興建官分職立法秩然又三途用人求賢彌廣若陳修滕毅之典銓法楊思義范敏之治賦役周楨之定律令單安仁之領將作以至沈溍開濟輩之所經畫皆委曲詳備細大不遺考其規模固一代政治之權



與者歟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陳修傳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時亂後比户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太祖謂兵制之大者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修兵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内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為萬世法文云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

尤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也遂擢修濟
南知府較明史特詳謹附識
陳修傳 滕毅 州 毅遷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
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
之由以為炯戒耳吳元年出為湖廣按察使 臣章
宗瀛按明書太祖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講說經
史甚見眷遇又云毅命毅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
等定律令毅在湖廣務存寬太以修養為急民多宜

之史俱失載謹識

陳修傳翟善附以貢舉歷官吏部文選司主事　臣章宗瀛按獻徵錄善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考開國臣傳明書皆同史略其文謹附識

陳修傳翟善附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太祖命善署本部事在事勤慎稱旨特陞吏部侍郎仍署尚書事較史文略詳謹附識

陳修傳　翟善附　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為營第於鄉善辭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大祖欲工部為善營第於泰興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況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喜曰有官居闢爵與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考獻徵録明書俱同史文稍略謹附識

陳修傳　翟善附　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及明書獻徵録俱作二十八年

實授尚書二十九年以事免史獨作二十八年降宣化知縣與諸史不合至善降官之由諸書及本紀俱不載無可考核謹識闕疑

陳修傳李仁附　坐事謫青州政最擢為户部侍郎致仕

臣章宗瀛按李仁坐事史不詳其事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録亦略之但史云旋以政最擢户部侍郎則前所坐當屬小眚耳謹附識

陳修傳吴琳附　吴琳黄岡人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時

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太祖以琳優於經學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棘衆謂得人史失載謹識

楊思義傳不詳其籍　臣章宗瀛按楊思義籍貫史既不詳考七卿表亦無之蓋表作於洪武十三年以後思義在開國初或未及叙入耶謹識

楊思義傳　滕德懋附　以事免官卒　臣章宗瀛按德懋免官史不書其事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録亦不詳

獲罪原委謹識闕疑

楊思義傳范敏附 敏議百一十户為里丁多者十人為

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歳役十年一周餘百户為十

甲 臣章宗瀛按食貨志詔天下編賦役黄册以一

百十户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户為長餘百户為十

甲甲凡十人歳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

之事甲編為册册首總為一圖册凡四一上户部餘

則布政府縣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紙故謂之

黃冊較傳中為詳謹識

楊思義傳費震附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為寶鈔提舉　臣章宗瀛按費震被逮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均不備書端末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周禎傳三年九月召為御史中丞　臣章宗瀛按明書及開國臣傳均作二年刑部尚書世家寶出黜復召禎代三年致仕去史作召為御史中丞與二書不合未知所據謹識

周禎傳 劉惟謙附 後坐事免 臣章宗瀛按惟謙之名不見於年表盖七卿年表洪武十三年以後者始列惟謙免官當在十三年以前至所緣何事開國臣傳明書識大錄等書皆略之別無可證謹識闕疑

周禎傳 端復初附 稍遷至磨勘司令 臣章宗瀛按明書復初遷吉安府通判俗尚譁訐敎誡殷勤民不忍梗爭擢磨勘司丞陞為令史失載遷吉安通判及磨勘丞二事謹識

周禎傳端復初附坐事召還　臣章宗瀛按明書作召還疾卒開國臣傳同俱無坐事之文史亦不詳原委而他書亦無可考坐事二字疑誤謹識

周禎傳黎光附坐事死貶所　臣章宗瀛按黎光死貶所開國臣傳明書識大錄俱不載史亦不詳坐事之由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楊靖傳已坐事免　臣章宗瀛按靖之坐免識大錄開國臣傳明書俱不載其故他無可考謹識闕疑

單安仁傳朱守仁附　臣章宗瀛按守仁爵書作史不詳坐事之由考識大録憲章録及諸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薛祥傳坐累杖死　臣章宗瀛按祥之杖死史不詳坐累之由考七卿表亦但有十四年十月杖死之文而不言其故識大録憲章録均同無憑考訂謹識闕疑

薛祥傳秦達附　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達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

監生藍衫縧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葢創自逹云　臣章宗瀛按輿服志儒士生員監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員衣白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命工部製式太祖親視三易乃定生員藍衫用玉色布絹為之寛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較本傳為詳謹識

薛祥傳秦逵附　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臣章

宗瀛按秦逵自殺識大錄憲章錄及諸書俱不詳原委無憑考訂謹識闕疑

唐鐸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　臣章宗瀛按左遷之故史不詳其緣何事考今獻備遺名臣實錄均云僚屬罪數連鐸太祖念鐸篤行皆不問明書亦同雖未明指為左遷之故或即其一事與謹識

唐鐸傳沈溍附復以事免　臣章宗瀛按沈溍以事免官史不言其何故他書亦無可考證謹闕疑

開濟傳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下　臣章宗瀛按通曉書義今獻備遺名臣實錄俱作通曉四書練達治理今獻備遺名臣實錄俱作曉達治道二書所載或條議之本文史少爲潤色耶謹識

開濟傳下濟獄幷布哲衍等皆棄市　臣章宗瀛按濟

之死今獻徵遺名臣實録俱作暴卒史獨作棄市與

二書不同或別有所據耶謹識闕疑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四十

御史臣李陽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忠義一

花雲　朱文遜　許瑗　王愷　孫炎　牟魯　王道同　朱顯忠
王綱　王禕　熊鼎　易紹宗　琴彭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

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

為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瑗女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旋進尚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刻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内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

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戍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恊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

詔皆稱旨擢特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

宫中音樂廢缺欲使内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界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强起之上十便書大

意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陜西平凉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

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

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
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
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為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
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
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戚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
出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

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内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為上官所

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
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
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
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
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
出没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
數易為哉乃命吏部 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

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内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為科在外省衛凡會議宰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

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失得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為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

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為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而死會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

天無災異為害惟以祇懼天譴為心陛下聖文神武統
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
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
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用
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
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
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為難
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為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

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為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陜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為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頴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

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頗好釋氏教詔徵聘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

者德咸思辭禄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録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

孚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遥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榦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呉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宫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

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侵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令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

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屛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

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獘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令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

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寛宥之名未見寛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徳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廹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戻於法上將録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

所長苟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苟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

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竄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

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祗候訛言警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裒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户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

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

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罷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令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廵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孝

弟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令專以
獄訟為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末節而不暇舉所
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
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
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
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令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閒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任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

為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為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

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
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
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
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
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
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
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
大怒曰小子間吾骨月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

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嘗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

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寃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寃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為書數千

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綴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

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鄉舉授給士中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賜白金馳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為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為職令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

空印反還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為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歷數者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應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寛大

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為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為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拉爾者漁而得之令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

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壐而求漢唐宋之小壐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地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

為民者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為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柰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

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有張衡者萬安人朴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奏疏剴切擢禮部侍郎以清慎見褒載於大誥後亦以言事坐死贊曰太祖英武威斷廷臣奏對往往失辭而錢唐韓宜可李任魯輩抱其朴誠力諍於堂陛間可謂古之遺直矣伯巨敬心以縫掖諸生言天下至計雖違於信而後

諫之義然原厥本心由於忠愛以視末季沽名賣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錢唐傳謫壽州年　臣章宗瀛按錢唐謫壽州史不詳其坐事之由考獻徵録祗云本年致仕不言坐謫他無可考謹識闕疑

韓宜可傳時丞相胡維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甞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懐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内懐反側擢

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臣章宗瀛按宜可彈劾胡惟庸三人事明書於下獄尋釋之之下敘云三人釋不問然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後又云十三年寧等皆坐死述敘較為周密史畧之謹識

韓宜可傳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 臣章宗瀛按史不詳所坐何事明書及開國臣傳俱云宜

可坐事將刑正天朗忽震雷遶殿上驚爲曰非枉此人乎雷即息輒兒較史爲詳然亦不載坐事之由謹識之

韓宜可傳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 臣章宗瀛按宜可坐置雲南史不詳其坐事之由明書開國臣傳俱作謫安南考安南永樂五年始平洪武時不應有安置遷人之事至其薦起雲南參政明書開國臣傳俱作十三年而史獨

云惠帝即位彼此互異謹識

茹太素傳坐累降刑部主事　臣章宗瀛按太素降刑部主事并後文復降翰林院檢討諭御史坐法死俱不詳致罪原委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名臣是錄今獻備遺諸書均略之無憑考訂謹識闕疑

茹太素傳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　臣章宗瀛按中書郎明代無此官惟職官志明初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屬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或當時統名為中

書郎興謹識

茹太素傳曾秉正附名為思文監丞　臣章宗瀛按職官志文思院大使隸工部又明初嘗置弘文館學士無思文監丞或開國臣設此職其後更定官制遂省之耶

茹太素傳曾秉正附尋竟以忤旨罷　臣章宗瀛按秉正罷官史不詳忤旨原委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今元備遺俱無所載謹識闕疑

李仕魯傳陳汶輝附 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云時名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人建職司授官許之與此稍異謹識

李仕魯傳陳汶輝附 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而死

臣章宗瀛按汶輝之死史不詳何事考開國臣傳云山東張副使某不奉勅諭鞭笞為戚上欲處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御旨上怒遣御前指揮押赴刑部行經金水橋投水死較史特詳謹識

葉伯巨傳寧海人　臣章宗瀛按葉伯巨史作寧海人明書作臨海人與史小異謹識

葉伯巨傳已起户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　臣章宗瀛按已起户口句語意不甚分曉考明書作雖蒙特旨已納税租之家分釋遣還而餘留開封聽候者漫散而不知所向當係原疏之文較為明晰謹識

鄭士利傳方徵附以鄉舉授給事中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方徵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給事中

史作鄉舉授官不知何據謹識

鄭士利傳方徵附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臣章宗瀛按徵被逮至京史不詳何事考開國臣傳獻徵錄及今獻備遺諸書俱不載謹識闕疑

王朴傳張衡附後亦以言事坐死　臣章宗瀛按坐事死史不詳所言之事開國臣傳明書今獻備遺亦略之他無可証謹識闕疑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明史卷一百四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二十八

青文勝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攷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

南縣旋召為禮部主事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為以明教化正風俗為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潁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張士誠以蘇州舊治為宮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

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葬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恤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仲言臣父昔為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凡撫養至於有成今凡亦為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

司憲欲推祿養報生育恩使父母凡弟得復聚處實戴
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從籍屋仲清介
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未幾卒官時廣西僉事王佑泰
和人按察使尋遷嘗咨以政體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
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遷從之廣西稱治
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父閈元末隱居不仕仕貆少受
父學紅巾賊亂掠其鄉母張氏率羣婦女沉淡潭死賊

械仕貆久之得釋洪武初以供役為安福丞張禧所辱仕貆憤益力學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瓊俗善蠱上官至輒致所産珍貨為贄受則喜不受則懼暗治蠱殺之仕瓊者多為所汙仕貆廉且惠輕徭理枉大得民和雖郡其贄夷人不忍害也辱仕貆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謁大慚怖仕貆待之與他吏等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例降東莞河泊使渡河遇風歿於水同寮張仕祥奠之鵜磯後有王溥

者桂林人洪武末為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糧運由海道多漂没溥至庾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易以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饌以誣逮下詔獄寮屬餽贐皆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時有徐均者陽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盤踞為姦邑長至輒得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至吏白應往視莫大

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邪不來且誅出雙劍示之大老恐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𤓰及安石榴數枚為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視械送府府官受賕縱之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以憂去官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致幕中太祖征婺州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命至婺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

我得婺以爾為知府旣而元樞密同僉寗安慶與守將特穆爾甲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合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開郡學聘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等為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婺也又以王興宗為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為不可太祖曰興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

行聞遷判南昌改知高州時方籍民為軍興宗奏曰元末聚民為兵散則仍為民今軍民分矣若籍為軍則無民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再遷蘇州擢河南布政使陛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同時有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盜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

康翼以文燧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為營田司經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寇嘉興文燧柵內署帥壯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賊就擒諸將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亂者賊也民何罪力止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請籍其家帝曰文燧誠信必不為姦利且沒於死事可念也勿籍一時郡守以治行稱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

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
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
諭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
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玉田人舉聰
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為治嚴明而不苛有重役輒詣上
官反復陳說多得減省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
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
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

則稱庭蘭云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錢英屢陷長官觀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敕褒之勞以御酒歲大祲民多逋賦部使者督甚急觀置酒延諸富人勸代貧民償辭指誠懇富人皆感動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牓以勵天下守蘇者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賢稱姑蘇五太守竝祀學宮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

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坐事謫田鳳陽復起為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遂罷爭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治平恕民悅服馬病免卒卓同邑羅性字子理洪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有大盜久不獲株連繫獄者

數百人性至郘悉出所縶約十日得賊即盡貸衆叩頭
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疏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
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
以充賦秩滿赴京坐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性博學
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
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多通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聞洪武初薦授
太常司贊禮郎出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

尤横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多通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之不為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詆以罪多通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多通為觧多通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多通富民羅氏納女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奸多通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多通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

亮祖先劾多通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多通會多通奏亦至帝悟以為多通職卑而敢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甫到則多通已死矣縣民惜之或刻木為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為神云當多通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之多通方笞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釋之多通岸然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笞竟始遣自是上官益憚多通然竟用此取禍先是有歐陽銘者亦嘗以事

抗將軍常遇春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燹後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即市之以輸遷知臨淄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駡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責

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沆
常將軍者無犯也銘為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
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穫邑大治秩滿入覲卒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為兗州知府時兵革
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濬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民以
不擾後坐累死熙以薦授睢州同知有惠愛命行知府
事適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
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

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已知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者又王士弘者知寧海縣靖海侯吳禎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平民台溫騷然士弘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民賴以安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干富室不應遂詣京告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即具疏閒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律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饒州知府郎敏力為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為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畝扑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

疏為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帝聞大驚憫其為民殺身詔寛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為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歴十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贊曰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併鈔三十錠内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

泰丞陸鎰為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賜內尊降敕褒勞永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寧遠尉王尚賢為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為大理卿靜寧州判元善為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為刑部侍郎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

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明史卷一百四十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魏觀傳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　臣章宗瀛按明書云洪武四年廷試進士觀為讀卷官得吳伯宗開科之始得人最盛史略其事謹附識

陶垕仲傳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　臣章宗瀛按閒國臣傳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

再求天有眼辟公不去地無皮獻徵録同即閩人爱

戴可徵虛仲治行矣史略其事謹附識

陶虛仲傳王佑附　坐事免官　臣章宗瀛按王佑免官

史不詳坐事原委獻徵録同他書别無可考謹識闕

疑

劉仕貆傳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旨稱授廣東按察僉

事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獻徵録作上是仕貆言

欲置諸近侍會增設風憲分察郡邑授廣東僉事隸

以瓊崖諸州縣史略此文於前則後之朝議省僉事官無根矣謹識

劉仕貆傳渡河遇風歿於水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仕貆歿於水在洪武二十三年年五十八有悠然集十卷史略之謹識

劉仕貆傳王溥附洪武末為廣東參政　臣章宗瀛按王溥以進士歷官見於開國臣傳獻徵錄史略之又考開國臣傳獻徵錄俱作洪武二十六年為廣東參

議史作參政不知何據謹識

劉仕貊傳 王溥附 以誣逮下詔獄　臣章宗瀛按王溥被逮下獄史不詳所誣之事考開國臣傳獻徵録俱云爲胥吏龎庸誣逮詔獄亦不詳所誣之事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宗附 興宗故隸人也　臣章宗瀛按王興宗史不著其籍考明書蓋江浦人也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宗附 後坐累得白　臣章宗瀛按興宗坐累史不詳原委明書載興宗事無坐累語開國臣

傳獻徵錄別無所載謹識闕疑

王宗顯傳 呂文燧附 太祖定婺置永康翼 臣章宗瀛

按永康翼元志不載謹識

王宗顯傳 呂文燧附 授呂為營田司經歷 臣章宗瀛

按營田經歷司職官志不載或係初起權設之官故

志略之耶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福附 左遷西安知府 臣章宗瀛按興

福左遷史不詳坐事原委開國臣傳同他書別無所

載七卿年表亦不列其人事在洪武十三年以前故也謹識闕疑

王觀傳楊卓附　楊卓號自立泰和人　臣章宗瀛按楊書楊卓作南昌人羅性作泰和人史均以為泰和人考泰和屬吉安府觀同邑之稱史文非誤也謹識

王觀傳楊卓附　誦田鳳陽　臣章宗瀛按陽卓誦田鳳陽史不詳坐事原委開國臣傳明書俱同他書别無所載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王觀傳羅性附 有大盜久不獲 臣章宗瀛按明書開國臣傳俱云大盜號糟李曹以衆入府治殺郡守劫庫藏史略之謹識

王觀傳羅性附 性博學 臣章宗瀛按明書開國臣傳載羅性事末云楊士奇少孤依以居受其教育考士奇為一代名臣出於性之成就此事似不應從略謹識

多通傳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姦

臣章宗瀛按明書云富民羅氏於亮祖之兄弟善怙勢凌人史則謂羅氏納女於亮祖羅氏之兄弟怙勢納奸豈傳聞異辭耶謹識

多通傳亮祖先劾多通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多通　臣章宗瀛按道同之死考明書云上知之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見太祖能悔過而徵奸邪史於亮祖傳詳之此傳未叙入謹附識

盧熙傳郎敏附　公武為兗州知府時兵革甫定會營

王府又濬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民以不擾復坐累死　臣章宗瀛按盧熊之死考明書以薄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印文譌謬忤旨竟因此得罪史略之謹識

盧熙傳郎敏附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殺饒州知府郎敏力爲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明書俱云樂平縣民詣闕誹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指揮潘謀率兵

往捕兵至饒敏驚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往察之既至見民耕牧如常時廣得告者乃無賴子京以借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冀獲賞敏初不知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於是各以家長至京辨其誣史敘述未晰豈史以與王士弘倪孟賢事相類故略耶謹識

盧熙傳 郎敏附 饒州知府郎敏 臣章宗瀛按郎敏史不詳其籍里明書開國臣傳俱作濟源人洪武九年

陞饒州知府史作知州但地里志無饒州有饒州府考府無設知州之理知州州字當作府謹據改

青文勝傳夔州人　臣章宗瀛按夔州係郡名史不詳其邑考開國傳作夔州大寧人謹識

明史卷一百四十考證